

她曾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；
她曾两次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奖；
她是“越剧皇后”袁雪芬的弟子；
她是越剧界的明星大腕，被戏迷们亲切地称为“女王”；
她不仅擅长花旦、闺门旦、青衣，也能应工刀马旦、武旦，还能胜任泼辣旦和老旦；
她是阿拉宁波人，著名越剧演员方亚芬。

近日，由方亚芬主演的越剧《碧玉簪》在宁波大剧院演出。剧终的大幕还没拉上，疯狂的戏迷按捺不住地飞奔到台上，想要近距离地看看这位“方女王”的真容。

舞台上，她是《碧玉簪》里忍辱负重的名门闺秀李秀英，是《西厢记》里内冷外热的崔莺莺，是《玉卿嫂》里至情至性的玉卿嫂，是《红楼梦》里冰雪聪明的薛宝钗，是《祥林嫂》中悲苦惨痛的祥林嫂……

当余音绕梁的越音渐渐迂回静止，雍容华贵的戏装褪去，明艳娇媚的妆容卸下后，她才是真正的方亚芬。

记者 陈也喆 文



方亚芬在越剧《碧玉簪》中李秀英的扮相

■人物名片

方亚芬，1965年2月生于宁波镇海。国家一级演员，当代越剧表演艺术家，著名“袁派”花旦。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。上海市第十届政协委员。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传承人。现任上海越剧院一团团长。曾获首届戏剧奖·第二十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，上海市第四届、第十六届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奖，第四届中日戏剧友谊奖，第五届巴黎中国戏曲节最佳女演员奖，二度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。

方亚芬：一袭戏装，染就一树芳华

1. 像极了袁雪芬年轻时候的样子

上世纪80年代，镇海中学的礼堂里，全校师生人头攒动。一个小女孩俏皮地走上舞台，她一开嗓，甜润明亮，底下安静了：

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……”

就那一次，大家都认识了那个刚上初一的女孩，她就是方亚芬。

第二学期时，镇海举行全县中小学文艺汇演，她的独唱得了一等奖。后来，方亚芬就成为了声乐老师重点培养的对象。

因为这副好嗓子，方亚芬被老师推荐到镇海越剧团。当时考剧团的气氛很浓，考上的几率很小，可谓千里挑一。拿到录取通知书后，方亚芬反而有些茫然：“我连越剧是什么都不清楚，真的可以吗？”

进入越剧团后，她每天5点起床练功，唱、念、做、打，进步神速。很快，她便迎来自己越剧生涯中第一部大戏《柳毅传书》。方亚芬在里面饰演龙女三娘。恰恰是这部处女作，为她带来意想不到的师生情缘。

1983年，镇海越剧团带着这部戏到上海大东戏院演出。那天，与袁雪芬同为“越剧十姐妹”的徐天红在观众席上看戏。

方亚芬出场的时候，徐天红只觉得眼前一亮。这个年纪轻轻的演员，扮相俏丽俊美，声音清丽嘹亮，台步端庄稳重。

最后一场告别戏，只见方亚芬袖子一甩，一个漂亮的转身。徐天红几乎要喊出声来：“哎呀，怎么那么像袁雪芬年轻时候的样子！”

徐天红回去就跟袁雪芬说起这个好苗子：“雪芬，她的背影真像你年轻时候呀！你快来看看，这个花旦要好好培养。”

就这样，师生之间有了第一次见面，方亚芬被袁雪芬记在了心头。后来，恩师把爱徒带到上海，领她走了一条更为宽阔的路子。

1984年的夏天，酷暑炎炎。方亚芬考上了上海戏曲学校越剧班，攻花旦。她与母亲坐上了从镇海到上海的火车。没有座位，到处都是人挤人，只有车厢中间还留有一小块空地。母女俩互相推让，谁也不肯坐下休息。最终母亲用报纸铺在地上，把女儿摞下去：“考到上海很不容易，到了那里，你要好好学习，听老师的话。”

2. 那一点“味道”究竟在哪里

方亚芬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，每天凌晨便起来练功。周末，同学们都回家了，她常常观摩其他专业学生排的戏。毕业时，她更是拿到了全年级总分第一的成绩单。

在学校里，她听到老师最多的评价是：“小方嗓子是蛮好的，就是缺了点味道”。她一直百思不得其解，明明很努力，可自己的戏里究竟缺了点什么？

有一天，她听了傅全香的《李娃传》里的一句唱段，多年的困惑终于迎刃而解，犹如灵光一现。原来欠缺的这种“味道”，是对戏中角色的深刻揣摩，以情带声，戏才有生命力。

从那以后，方亚芬忽然觉得自己会唱戏了，而不是能唱戏。

3. 流派传承不追求“像”

方亚芬虽然是袁派的传承人，但她并不囿于袁派，《碧玉簪》的金派，《王老虎抢亲·寄闺》中的戚派、傅派也唱得好，京剧沪剧也能来两下子。

范瑞娟的唱腔，方亚芬也喜欢，“有一种男性的阳刚在里面。”工作中与范派小生接触得多了，不自觉地，就会哼上几句。有一次唱完戏，方亚芬送范瑞娟回家。一边散步，一边聊天，方亚芬有些“献殷勤”地说：“我会唱范派呢！”

范瑞娟惊讶地看了她一眼：“哦，你会唱范派？”

方亚芬愈发得意了：“我的范派唱得不错呢！”

“那你唱几句给我听听。”

“那一日钱塘道上送你归，你说家有小九妹。长亭上面做的媒，愚兄是特地登门求亲来……”

方亚芬特意把范派的尾音拖得一唱三叹，满以为会得到范老师的嘉许。谁知，范老师听完后，伸出颤颤巍巍的手，指着她：“方亚芬，你……你你在摧毁我们范派。”

方亚芬一脸茫然。

后来，她才明白，自己为了追求范派的“像”，把尾音拖得过长，却没有抓住范派真正的精髓。

在当今越坛，似乎有个不成文的标准：谁将老师的声音模仿得像，谁就唱得好。这就造成了每个流派的演员几乎是清一色的莺声燕语。方亚芬打破了这个怪圈，她根据人物与剧情，选择不同的声音表达方式。比如演崔莺莺时声音清脆明亮，演祥林嫂时音色沉浑苍老，不拘于流派，直抵角色内心。

4. 救场救出“白玉兰奖”与“梅花奖”

方亚芬的戏路很宽，闺阁女子、风韵少妇、垂死老妪、倜傥公子，都被她演绎得有血有肉。无论花衫、青衣、小旦、武旦，都能挑得起梁，拿得出手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她演过越剧《红楼梦》中的6个角色：贾宝玉、林黛玉、王熙凤、司棋、妙玉、药官。

这些角色的背后，是方亚芬多年的韧性与付出。

上海越剧院导演孙虹江说，方亚芬有一个特点，其他的演员排戏的时候，排完自己的戏就离开了。她却不同，别人排戏的时候，她也在底下看着。等戏排完后，她所有角色的唱词都能背下来。所以，如果有演员请假，她二话不说就能上台顶替。

2006年，由白先勇同名小说改编的越剧《玉卿嫂》进入最后的排练阶段。然而，离正式演出只有20天时，主演何赛飞因为过度劳累，身体不适退出剧组。导演联系方亚芬时，她正在杭州主演《祥林嫂》。正当方亚芬踌躇犹疑时，袁雪芬让她即刻进入排练场：“救场如救火，戏比天大。”

听了恩师这番话，方亚芬凌晨三点驱车赶回上海，一刻也不容懈怠。仅仅几天时间，她就将所有唱词背熟。

20天后，方亚芬在舞台上展现了一个痴情隐忍又孤傲清高的玉卿嫂形象。这部救驾之作，后来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，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。

如若不是深厚的艺术功底，怎能做到厚积薄发？

5. 与学生亦师亦友

袁雪芬是新越剧的创始者与践行者，一生为越剧鞠躬尽瘁。

上海淮海中路1273弄，有一处老宅。红色筒瓦，螺旋形柱的花园洋房。袁雪芬生前曾在那里住了50年，方亚芬常常去那里登门拜访老师。

“亚芬，最近在唱什么，唱一段给我听听。”于是，方亚芬便扯开嗓子唱起来。师徒二人的莺语俏音常在老房子里盘旋。

回想起来，袁老师是严厉的，从来没有夸过她唱得好，永远只指出她的不足之处。后来，方亚芬才明白，袁老师想让她知道，艺无止境，学无止境，永远不要停滞不前。

其实，袁雪芬一直对她关爱有加。早年，特地安排方亚芬跟川剧演员学水袖，这是其他弟子没有的待遇。每次排练，袁雪芬都会带吃的给她，以至于一起排戏的人都知道，只要方亚芬在，就有东西吃。

走上戏曲这条道路，是清苦而寂寞的，很多人改行，退出了戏曲舞台，这对演员的心理冲击巨大。对方亚芬来说，她之所以坚持到现在，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袁雪芬。

“如果我也不唱越剧了，袁老师会很伤心。她当年无私地教我，培养我，今天我也应该责无旁贷地把这份传统文化传承下去。”

如今，方亚芬接过衣钵，成为袁派艺术的非遗传承人。她与学生亦师亦友，只要有人愿意来学，她就愿意教。

方亚芬的生命里，台上台下，都是越剧。“父母给了我生命，越剧给予我灵魂，我无法想象，离开越剧会是怎样的失魂落魄。”



方亚芬与恩师袁雪芬(照片由受访者提供)